序

續東文選 苐八

續東文選卷之十五

序

贈敏大選序

金守溫

儒者譏余曰公之善談佛理猶僧也不綱不釣惡其殺命尤猶僧也何不髡其顛而緇其服乎佛者譏余又曰公之善談佛理猶吾也不綱不釣惡其殺命尤猶吾也而廣畜姬妾育子與孫貪嗜麴蘗不擇鷄猪而啗之何行之乖刺若是歟噫以余不肖之身而儒佛兩毀信難乎其爲人矣雖然余之所樂者道也余樂道也夫庸知儒佛之先後叢攻

於余乎雖然余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儒者之徒至則必告之以詩書仁義之道而從之則悅佛者之徒至則亦必告之以詩書仁義之道而或從焉或否焉從之則悅而不從亦不慍也華嚴大選省敏謬聞余能文名披蓬荻而謁余異日入余室聞余能誦之聲則若將飄然而有改若將充然而有得於是又卽擧其前之告儒佛者而申之使省敏學問之博也而馳騁於二帝三王之囿玩索之深也而沉潛乎萬理四端之府則庶幾知余之所以告人者不悖於道而儒以之爲儒佛以之爲佛矣且

古之聖人未嘗去人倫滅種類以為高亦未嘗淫殺戮賊物命以為忍又五典之倫而夫婦居一焉柴之不折夫子之不綱聖賢之為心可見與其道非先王之法言不惟愈於口清淨寂滅之道以醒其心乎歟則余之所以犯侮笑於人者未始不為詩書仁義之道而余之獨樂於心者固自若也彼譏余詘余特好音英華之無迹也歟既熟余索言以為貽則余之所以恒道於人者歟亦知之故又以仁義詩書之說而復焉吾夫子所謂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之義也若歟攜之以求詩於縉紳諸

公則非余意也

送法冏道者序

自余攻吾玄朋友之相遺也故舊之相疎也門巷寂寞可設雀羅有冏道者翛然見訪余喜之甚延以上座語未竟冏知余喜以詭言解人頤援之以簡而求撰其序引余於是操筆之欣然不復辭文詞之蹇産也夫高道之士不獨其行之落落至其心之所以為志者亦異於人夫猿鶴麋鹿之共處孰與衣冠賢士大夫之與遊餐雲霞而餌芝朮以窮餓其體膚孰與食夫稻衣夫錦坐華屋馳康衢

之為安巖巒洞壑之嶔岑崎嶇又孰與夫都邑城
郭通衢大道之為可樂而顧乃不此之耽惟彼之
慕甚茫茫欲去之速如以朝衣朝冠而坐於塗炭
是豈所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以拂人之性
者乎古之人固有高蹈遠引深藏不市者矣然皆
當世道之否而不可有行故掛冠玄武製荷川澤
徘徊泉石俛仰畎畝以獨行其善而已矣若夫
聖明在上賢公卿在下政教修而禮樂興朝廷清
而民物阜則士君子當此之時夫何為哉將飄纓
紆組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汲汲乎展布所蘊以求

夫致澤之志勳名樹於當世鴻號燬於無窮者矣當此之時必欲高蹈為長往之計則非惟拂人之性而亦名教之有乖也問道者方將治任而欲入名山大川之間以昧昧其影響其告我曰有緇素之惠我者將欲同歸故余深咎隱居者之非以斥於問問當以是質同歸者間又報余知則乖崖又必別有文以責之矣嗚呼余之守玄久矣而上人乃來尋於環堵之中至以隱顯之迹而形於文句言語之際豈余之玄尚白也歟

左贊成盧公思慎孝思亭詩卷後序

恭肅公之入相在宣德年間未及一二年又罷走
於正統辛酉釋褐即入集賢殿與撰治平要覽常
在 闕內公以前左議政每歲時則來賀立於閤
門之下身長九尺丰顏秀頴霜髯踈爽風彩凝重
望之如泰山喬岳即之如熏風潤雨盖公立朝謇
謇謨謀建議不為群語所動至於開誠布道善與
人同知無不言獻可替否納君德於無過措國勢
於大平則岸然以古之賢輔者而自期當是時人
知公之為一代名相而不知公之有至德孝義至
於如此豈公施於國家之政者人所共見而修於

一家之行者人所不聞者乎抑公之洞屬於庭除之間以盡心志之養者雖至而人且不得而名為孝乎今左贊成實公親孫而所謂孝思亭又公之所創以遺後嗣者也人孰不欲築丘墓造廬舍闢田園樹木以貽於子孫亦孰不欲承先祖箕裘之業守而勿失以無墜於千百載之久哉然或上世徒以功名祿位之崇侈以赫然動一時而已而無躬行積累之厚以數遺於子孫故不一二傳而其所謂祿位之崇侈泯然如好音英華之無迹後世子孫又席其父兄之勢驕奢淫溢罔有不至曾不

以今日享富貴爲何所自而視其遺物指以爲田
舍翁之儉惟公之祖與子與孫則不然公雖功名
祿位之盛而其念慕於鞠育之恩猶嬰兒之在膝
下切切然未嘗頃刻而忘至被之堂構以寓其懷
贊成又以公之心爲心公之孝爲孝居於斯寢於
斯緬仰於斯而不足則又丐詩於縉紳諸公璨如
編貝鏗如金石若剪秋水而補霞襦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嗚呼孝者百行之源一
心之德孝悌之至則可以通金石可以感天地可
以致君而澤民可以移風而易俗可以垂裕子孫

而庇其後今盧氏之一門由祖及孫所以仍休濟
美赫赫為當世閥閱者未必不由恭肅一心誠孝
之積也昔束晳作雅一篇補南陔白華之缺要其
歸不過泛引於人空言而已曷若吾盧氏孝思與
夫三綱五常之重乎將見渢渢乎鏘鏘乎流為盛
世之治音得以續夫蓼莪之篇而為大東之風雅
也無疑矣

贈喆首座序

余也以和尚眉公之弟遊於山門而忘形於毳流
之老宿者衆矣而所謂喆首座則未嘗有半面之

知壬辰春適以採薪戒門謝客名昭禪師者袖清
涼行法主伽陁兩篇求續於一言又以喆首座之
贊而并請其文因思喆字之奇而如其見之必不
忘之矣去年秋徃黒原道出楊洲入檜岩歇枕於
清風軒以余為儒之老之者寺僧爭謁有所謂哲
入禪而未省其人問於昭曰年可三十貌澤而顙
廣身傾而皙者非喆乎曰非也短小篤實言語駟
惡聲出若發金石非喆乎曰非也尨眉皓首豐上
而殺下傴僂傍行語輒喘發非喆乎曰似矣而非
也面黒顱方深目濶口見人謾笑言不擇出似真

詰矣而未審果是與否昭曰公之歷舉在座之人則可矣言詰之貌則愈多而愈不是余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雖舉天下之人而立之求其似焉則無一之可得宜乎言詰之貌而不同如是也因思自其同者而言眉橫鼻直頭圓足方人無不同也自其異者而言則長短美惡洪纖麤軟人各有殊無不異也於其同者而立爲其異者凡夫也衆生也於其異者而不起其異者諸佛也聖人也盧能所謂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相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相皆此類也嗚呼萬法雖異融之還歸於一

本一本雖同散之即分於萬法是則異未嘗異而同未嘗同今衲子之法自謂得人所不得而相與論議者不過如是吾於言詰而各指其人未得真詰之貌非惟未得其同而實眩於同異也苟得真詰而真語之以得真心真性之所在則當付之一笑而吾所言未嘗不為筌蹄也

送工曹判書成公任赴京序

余讀孟氏書有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於是論其世也夫古之帝王孰有賢於堯舜禹湯者乎而茫乎其迹之不可覩古之聖賢孰有盛於

孔顏思孟者乎而杳乎其居之不可接然則二典
三謨講之雖明語孟庸學習之雖熟夫豈所謂長
安在西而東笑輪人執斵而竊嘆寧不重有莫於
篤論好古之君子者乎三判成公以精敏博達之
才明體適用之學再捷魏科遭時奮庸蔚爲名相
奉藩邦之命達天子之庭則南望鄒魯龜蒙之山
色洙泗之水聲蒼蒼然潺潺然可以想千古之遺
風北覲皇畿是古禹貢冀州之域又堯舜禹湯之
所都熙熙乎皥皥乎有雍熙泰和之俗則盖不徒
誦其詩而覩其地者也其所以得於觀感之間

者有非言語之所及其與不知其人而欲其世者
豈不大有逕庭者乎況我大明聖德神功卓冠百
王統一區夏薄海內外東漸西被暨乎無垠唐虞
吾不得而見之矣曷不觀大明之治乎大明之治
即二帝三王之治也孔孟吾不得而見之矣曷不
觀大明文教之隆乎大明之文教即孔顏思孟之
道也與其尚論其世而欲見其治於千百載之上
曷若於吾身而親見之乎與其不知其人可乎而
尚友於千百載之上曷若於今日而親炙之者乎
使公誠能覩聖朝禮樂文物之盛則必思與夫詩

書所載本末情文者而孰古孰今觀聖朝作成教
育之義則必思與夫孔孟博文約禮之旨者而孰
先孰後莫不觀其會通而折其衷則其所以反之
於身其學益明推之於國其政益修矣彼山川也
城郭也犇焉徒以謂齊魯與雍之是討而堯都於
伊闕舜邑於蒲坂闕里吾知其為孔子之所宅乎
陸吾知其為孟子之所居曰吾已目帝王聖賢之
迹又何必欲知其人而考論其世者乎則識淺之
為丈夫而豈公之所取也哉他日竢公敷奏旣迄
賚還帝賚之寵以嘉我 殿下事大之誠則余嘗

上有以為國家賀得人致治之美下有以喜吾道修己及人之實效矣

樂閑軒詩序

閑忙之名昉於何人乎得非以仕者為忙而退者為閑乎其曰王臣蹇蹇非躬之故則忙之名當之矣其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則閑名之所由起也惟其所處之位之不同而閑忙之名之有異也惟大相國茂松府院君尹公別構一室以為燕息之所扁其軒曰樂閑夫以公文章道德起為冢宰開濟兩朝勳在社稷吾 君視之如股肱國家倚之

如桂石方將孜孜汲汲輔理承化之不暇矣安在其為樂閑者乎或者疑之問於乖崖老人乖崖請公而請其義以叅公身閑忙係乎國家非公之所能自處也公之為閑則乃在於誠正之功吾意旣誠吾心旣正則作德日休而體常舒泰所謂君子常坦坦者也非公之閑而何公曰吾豈敢哉此乃聖賢明德之功也乖崖曰公雖身都將相百責所萃而利器所臨盤錯自觧應務有餘恢恢游刃於人視之常若忙忙而於公處之綽綽有裕此不亦閑之所以樂於公者乎公曰此漢之蕭曹唐之姚

宋所以名賢相非余之所敢自謂也乖崖曰然則
豈公之厭弟宅之崇深嶄爽塏翼堂宇周植花卉
左右圖書朝退則掩關息客焚香危坐蕭然若無
事者之所為而其謂之樂閑者所以狀公居閑處
獨之意也公曰近之而不然乖崖於是其惑滋甚
乃臆議而為之說曰夫貴富也貧賤也固常情所
欣戚而不知由君子觀之漠然無有而特外物之
儻來爾故或遊於巖廊之上而華袞几舄以寵之
君子不以為樂者非惡富貴也忘其富貴也或居
於瘴海之濱蔬食水飲以困之君子不以為憂者

非好貧賤也忘其貧賤也今公開府封侯位極人
臣鍾鼎玉帛以記其勳烈高牙大纛以崇其門戶
然公之心常欲風花雪月爲友山家野店爲居茅
茨逈於林表臺榭俯於碧澗梅窓日暖竹塢烟深
煮茗邀僧淸談永夕而不知身有蓋世之勳萬鍾
之祿也推其志意所存理義所詣則蓋將刊落紛
華獨與道俱超然於萬物之表者也然則公之所
忘者富貴也貧賤也公之所樂者寬閑寂寞之道
也焉可以公身之位而謂可以害公閑之樂哉或
曰古之聖賢素富貴行乎富貴未嘗以富貴爲縣

疣附贅然則靡閑將無所樂者乎余應之曰功名寵利之極而其不為富貴所病者幾希惟其能忘富貴而不與然後能保其富貴而身不失天下之令名矣近歲上黨府院君作亭於西湖之上名之曰狎鷗亦欲忘機於富貴盖二公勳名德業之盛與之相孚故其所以忘筌於外物不謀而同符宜乎二公如姬朝之有周公召公而夾輔 王室流聲實於無窮也夫然後知余之所以論公之閑者淺之為丈夫也

領敦寧宅賞梅序

花爲尤物於人尚矣而梅花尤甚詞人墨客所以贊詠於篇章王公大人所以培植於庭除至於閑人逸士釋老之徒則又所以盆盛之甕養之莫不維梅之是重其傾慕愛惜至有以若抵死梅何媚德而爲人之尤物若是乎夫以一陰之月至于二陰由二陰而至于六陰以易彖言之諸陽消剝已盡窮上反下即復卦之謂於時爲十一月也天地閉塞草木摧折后不省方商旅不行柳子厚詩曰千山鳥飛絶萬逕人蹤滅則其形容雪霜之候至矣於斯之時梅乃蘂蘂而發空濛掩藹生意敷榮

當至陰之極有至陽之和此玩易君子有以見天地之心而奇賞之不置也僕稔聞嶺敦寧梅花之盛至則一樹方殷英而一樹已萎黃而衰謝僕戲之曰花開欲盛而零落殆盡客來欲早而主人不請花之不幸也歟抑客之不幸也歟公能使梅開於臘前亦能使梅當發不發而發於春後以殺百花乎公曰不然晝曝而夜藏苫蓋而湯沃陽氣常留而陰氣不侵故能先春耳即以陽馭陰之道若當發不發而乃發於不發之時則非陰以抑陽不能以致此非大易扶陽之義亦非天地之道也余

曰若然則豈非公之所能者先天而其所不能者
後天乎雖然天地若此其閉塞草木若此其摧折
而梅之發也如此公之晝曝而承簷隙之光以為
陽氣之留者豈足以回造化而花發於隆冬之日
乎公曰雖然亦陰陽造化之力爾余曰不然非陰
陽非造化又非人事之巧梅自發之也何以謂梅
自發之也易不云乎萬物各具一太極也一物而
具一太極則其分而為陰陽寒暄開落者豈不各
自由乎余大笑公亦大笑少焉益城府院君洪公
西平君韓公晉山君姜公相繼而至以文章道德

之先華名位爵祿之峻厚秩乎敘座望若神仙公
命法酒開珍醑傾殷卣於古器舉周敦之瑟彼楚
筵之醴旣邑仙霞之液方醮禮儀卒度賓主交歡
益城君首賦一章曰名花名相兩相會余對曰此
日此時左可憐或以落字或以意占宮商遞振玉
佩鏘鳴凡天地陰陽造化之變化風雲月露鳥獸
之飛動莫不牢籠於諷詠之中而其主意則不出
乎梅之一語盖梅爲今月之孤注故也昔康節邵
子於梅而寓大易之旨遂演其數曰觀梅論者以
爲如其數而遺其理當時有不願學者然以梅而

言則實梅之一大過也今諸公生康節之後慕康節之學則梅固此梅也數固此數也諸公所以發揮於梅者又無所不至則梅之為數亦不外是矣其謂之非梅之再遇亦不可也諸公以余深於大易之理遂屬筆於余而為梅花序云

真逸集序

徐居正

嗚呼和仲予尚忍序其詩乎予與和仲之兄重卿氏相善和仲氏少予八九歲嘗兄予又與和仲兄弟同在鑾坡者數年相知最久相得最深和仲氏平生有大志於學無所不通於書無所不讀馳騁

縱橫辯博精深為文章益自奮厲務似古人不落時俗窠臼至於談論時事出入經史上下古今衎然有經世之志但其用心勤苦疾病沉緜遽爾長徃重卿氏哀其早逝裒集遺藁為一帙屬予序嗚呼和仲予尚忍序其詩乎予嘗以謂天地英靈之氣鍾於人而為文章發而為功名事業天既予斯人以文章宜其不奪於時命奈何文人才士或困於屢空或厄於不遇或痼之以疾或不假以年懷奇抱藝不大以遠者古今常有是何造物者之戲劇於人者至此耶和仲之於文章所養既深所見

亦卓根於心發於辭者高古冲澹遲厚雅贍蔚然成家有古作者之風若使遭遇顯隆奮肆揄揚以鳴國家制作之盛則其所施夫豈小哉斯人也有是才無是命階不過六品壽不踰三十不盡所長不大厥施是不亦天之與和仲者雖厚而奪和仲者甚薄耶嗚乎和仲予尚忍序其詩乎予徐思之古君子貴立言立言者名不朽今是集之傳是以動人耳目垂耀後世其視僥倖富貴誇詡一時死無令名者不啻霄壤矣是寧知天之奪和仲者乃所以厚和仲也和仲氏真不亡矣是可書也

桂庭集序

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也是以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盖臺閣之詩氣象豪富草野之詩神氣清淡禪道之詩神枯氣之古之善觀詩者類於是乎分焉自唐宋以来釋氏之以詩鳴世者無慮數百家貫休皎然唱之於前覺範道潛和之於後往往與文人才士頡頏上下然峭古清瘦之氣有餘而無優游中和之氣終未免詩家酸餡之譏然是豈强爲而然哉蔬筍之氣不得不爾也桂庭國初詩僧與千峯雨上人齊名論者以謂千峯之詩高古簡潔

淸新峭峻有本家風骨桂庭之詩飄飄俊逸隨意
放肆無方外之氣踞少遊山讀書謁千峯於開慶
寺時年八十餘尚游戲翰墨爲詩出口輒驚人如
淸冰出壑檀香有液無一點塵俗氣淸乎淸者也
桂庭已示寂不得接緖論於詩亦不多見今從允
上人得閱是編造語平淡不刻斲爲巧纖纖爲麗
縱無寒乞飢窮之聲其與千峯齊名眞不虛矣然
千峯之詩世無傳者而師之詩傳之不朽者如此
將以續休然範潛之遺響鳴於東方無疑矣若夫
蔬筍酸餡之有無予非具眼者安能掉舌於其間

哉

略大平廣記序

李承召

儒者所以明性理之源通古今之變修之身而措諸天下國家者經與史而已外此而他求則吾道之棄而異端之歸爾然天下之理無窮而事物之變亦與之無窮故經史之外又有百家衆技之流各隨所見立言著書雖未能盡合於聖人之經未必無一曲之可觀猶足以資聞見之博而益知道之至大無處而不在焉是固儒者之所不廢也此大平廣記之所以作也由其廣記衆說而不遺故

泛濫支離至五百卷而已焉讀者鮮能畢其說吾
友昌寧成侯好古博雅君子也嘗讀廣記喜其文
之富麗事之瓌詭而病其汗漫寡要於是芟其繁
蕪約爲五十卷以便觀閱持以示予且求序予受
而讀之若牛渚犀然幽怪靡遺驪山冢發珍貝自
獻愈出愈奇使人亹亹忘倦上下數千載間幽而
鬼神之情狀明而人物之變態凡可喜可愕可敬
可賤者燎然畢陳於前不必讀五車書而後免於
管窺蠡測之誚也侯之用心亦可賞已侯曰怪力
亂神夫子所不語後之人將指而議之曰此所謂

非聖之書則乃何予應之曰易著龍圖書載龜文詩歌玄鳥武敏記禮者言四靈之應作史者書六鷁之飛聖人修經皆存而不削豈無謂歟識以天下之理無窮而事物之變亦與之無窮未可以執一論也其不語者恐人不明乎六經而惑於索隱行恠之說耳若能先明六經之道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則雖街談巷說鄙俚之甚者皆理之所寓必有起予之益况於岑寂伊鬱之際得此而觀之則如與古人談笑戲謔於一榻之上無聊不平之氣將渙然冰釋而足踈蕩胸懷矣斯豈非一張

一弛之道乎不然則稗官之職將不設於古而小
說之家亦不傳於後世矣候曰然因書而歸之

送永川卿遊松京詩序

癸未秋永川卿將遊松京徵言於予予曰觀古人
事業於方冊之間而尚友焉不如尋居處之地而
想其遺風聞山川形勝於道聽之說而遐思焉不
如躬覽之遊而盡其景物此太史公所以遊江
淮上會稽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以歸而陶淵明
所以欲尋聖賢遺跡於中都也松京五百年之舊
都有表裏山河之壯有古今人物之跡是以好古

君子多往遊焉予亦以家在關西道出松京嘗謁
聖祖龍潛之邸山川擁佑佳氣欝葱廟貌如昨大
感咫尺瞻望拜伏徘徊而不忍去遂歷訪麗氏之
遺墟頹垣敗礎滿目荊榛而千門萬户之壯麗不
可得而見也雖興替去來之相尋有數存焉於其
間而不能不起後人之感慨也且夫公卿貴游之
第園林泉石之勝以甲乙相高而數百年來陵谷
變遷存者無幾往往蓬蒿之下遺址依然詢諸故
老則曰噫此某之居也彼某之居也而夷考其事
業之成則有可景慕者焉有可哀吊者焉有不足

置齒牙間者焉有使人怒髮如植擲于唾罵而不
能已者焉嗚呼當其得意勢談燁赫皆自以為雄
跨一世而豈知身殁之後流芳遺臭之不可掩如
此哉予於是益有所感而知富貴之不足恃也至
如山川之勝則每以行馬悤悤未暇躐其遊履而
信馬行着天磨聖居諸山雲騰波湧迤邐數百里
抵松京而雄峙群峯競秀衆壑爭流攢青疊翠望
之如畫疑有飡霞茹芝之流鞭笞鸞鳳遊遨世表
而笑予之局促於樊籠之內也又況磨阿岬之幽
勝九龍淵之瓌壯常往來予懷而未得一至償所

顧焉豈造物者靳之不使塵蹤汙其清虛之境也
耶今卿雖處富貴雅志林泉脫略紛華匹馬西遊
予之所願遊而不得者將一一探討名區異境仙
聖所栖琪花瓊樹莫辨其名足以廣見聞之瓌愽
而凌絕頂俯汗漫衆皺堆前萬象呈露宇宙高深
風雲變化尤足以暢舒精神疎蕩胷襟氣益豪而
思益奇發而爲詩文混混乎其來之不窮也浩浩
乎其成之若有神助也登高能賦當不讓於古之
人而奚囊之什必成卷軸予將拭目以待卿之還
也因詩文之偉麗而得山川勝槩之彷彿則予之

不得遊觀之恨庶乎十攄其八九矣

送法冏上人遊金剛山詩序

凡國於天地間者多如粟散而獨我國在東方日出之隅天竺在西域日沒之陲自我國抵天竺不知其幾千萬里非惟舟車足力之所不能通亦見聞之所不可及而我國金剛山名標於天竺釋氏之書則諸佛世尊迺以慧眼洞觀大千知玆山也獨鍾秀宇內為閻浮界上最勝福地故不但宣說於金口又筆之於貝葉以詔後世然則由古曁今天下之人聞其名而欽慕渴仰願一見而不得以

死者常總總也其幸而生於我國者可不振策于邁快覩山王以想夫金剛之喻而生其淨信之心結勝緣於今而植善根於方來乎然或有生於數十百里之內可以朝發夕至無贏粮重足之勞而不一至焉如我者又何心哉一日問上人袖詩謁予於南山里第曰吾嘗遊金剛山見其千峯競秀如植圭疊雪草樹泉石之淸奇風月烟霞之瀟洒凡接乎目而入於耳者莫非淸淨之色和雅之音足以滌塵煩而發深省宜其擅勝天下而標名內典者也今復往遊以盡前日所未盡叅訪者以庶

幾一宿之覺焉願吾子書一言以發吾志吾將以是為先容以叩山中之諸尊宿噫予為塵緣所縛每引領東望願一見而不可得則上人之歸烏得無言予聞釋氏以金剛喻真如佛性是性也求之於前而不見其所始推之於後而莫知其所終山河大地有時毀滅而此性常存非劫火所能燒則所謂金剛山王在我而不在於山也苟能明吾心而悟自性則披剔萬象獨露真身者即山之高大而八萬四千法門者即山之萬壑千峯也不必遠求諸山而自有餘師及是則厭喧求寂離世獨往

者無非見惑而未免於永嘉鼎山忘道之誚矣上人歸山以是問於諸尊宿則當有一笑者

送弘文館校理金君 訢 奉使日本詩序

大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受於天者至大苟能知言養氣而充其至大者則立身持操確然而不撓酬世應務浩然而有餘不為威懾不為利誅置諸危難之地而不迷援之盤錯之事而不疑舉天下之物無有齟齬於其間而動其心者雖排難解紛折衝千里之外猶將談笑而指揮況奉咫尺之書講舊好於一葦可航之地哉日本氏在海中木道鶩絕

聘問不能以時通恭惟我　聖上握符御世聲教
遠覃海波不揚日本氏數遣使修好　上命禮官
曰禮尚施報來而不往非禮也其亟使使報聘於
是金君被選以書狀官行人皆謂金君繇玉署侍
從之榮涉鯨濤不測之險加以水土不伏語言必
待舌人而傳於其往也必有慊然於心者矣一日
金君告别於余目其貌溫然而和雅耳其言毅然
而忠壯未嘗有惘惘可憐之色眞所謂能知言養
氣者也其視滄溟如坦途舟楫如几席佐佑使事
昭布德威以結歡於兩國可不占而有孚矣況君

守學而有文才豪而不羈伏國家之靈秉忠信之節扣椎洪濤歷聘諸島以抵乎日出之隅淼淼漫漫一望萬里魚龍騁怪嶠嶼巘奇陽烏拂翼乎扶桑虹光上燭于大虛天容海色絢爛如金目眩不可視眞天下之偉觀也昔子長之遊不出中州猶能增其氣而壯其文詞今君之所遊益遠而所觀愈壯則其所得奚止於子長而已哉余將拭目以待君之歸而叩焉

四雨亭詩序

余嘗聞王孫之賢於縉紳諸先生間嘖嘖稱道不

罝謂其好學樂善年雖富有長者之風余固心之
而不忘一日王孫以書俾來示余曰余觀茗溪詩
話評四兩之句而有契於心故欲構一亭列植梅
杏桃梨四嘉樹於亭下以為燕息之所而悠悠未
就者久矣今余亭適成遂以四兩為扁願吾子之
有以敎之也余不得辭則以其所聞於師友者復
焉夫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不可也是以論
其世而尚友焉今王孫於四雨之句而領悟於心
其喜之也不啻若聞韶而忘味將悅其四人之為
人而尚友歟則之四人者特文士之雄耳其勳名

操後有不滿於人心者多矣將悅其詞藻之麗而取法歟則之四句也特留連光景之詞耳其於三百篇之義蔑蔑無聞焉然則王孫之有取於四句者何歟大抵觀詩如相馬相馬者不求之驪黃牝牡之間而欲識其天機之妙觀詩者不賞其文詞聲律之工而欲得其天趣之真如以詞而已則將不免於高叟之固矣胡可與言詩乎是以子夏論倩盼素絢之詩而知禮之後於忠信子思引鳶魚飛躍之詩而明理之察乎上下倩盼初非說禮而子夏因之以知禮鳶魚本不言理而子思推之以

明理斯皆得於言意之表而不局乎文詞者也今
王孫之悅於四句者亦猶是也其必有出乎言詞
之表而得其天趣之真者焉覩夫杏也桃也梨也
先百卉而敷榮逞光艷於東風梅也花於一陽之
後而實於一陰之生斯皆乘天地一元之氣而專
六陽之盛非他草木所得而先也況雨者本乎天
一而澤乎萬物故曰雨以潤之雨之時義大矣哉
當其陽春布德大和絪縕而是花也得時雨之潤
次第而開敷暢葳蕤爛若蒸霞皓如積素烟朝月
夕晴容雨態之妙莫不呈姸於左右王孫於是御

春服與冠者五六人坐于亭上鼓瑟而歌陽春之
曲則天地生物之大德盎然呈露與吾澤物之仁
心冥然相契上下同流悠悠乎有浴沂詠歸之興
其氣象爲如何哉斯固非唫哢鶯花留連光景者
所可彷彿其萬一也余故曰王孫之悅於四句出
乎言詞之表而得其天趣之眞是耶非耶後之人
必有賞音者矣

歷代年表序

姜希孟

夫人智竭於心迷而事窮於慮淺求其無弊於一
日之近一事之微亦不可得況乎橫宇宙之廣竪

古今之遠者乎凡有所為稽之已往而不戾推之方來而可通者非有智慮超乎衆人者不能也一日吾同年達城徐侯剛中以所撰歷代年表五帙示余請余叙之若其編緝之本意則徐侯固詳言之矣推廣衍餘極其讚揚則乖崖老子暢盡無餘矣吾所言得不乃雷門布鼓之愚者乎竊觀仲尼修春秋必表年以首事夾以六甲以作編年之法司馬遷班固改編年為表傳記志而所謂年表本紀者亦不遺編年之意也誠以史貫乎綱擧而目有所繫也今是書上自帝嚳甲子歲下至皇明成

化戊戌歲上下三千八百有餘年間上列六甲循環無端下注年代遞運不窮乍看則若無事可考憑六甲考今古則皇帝王伯之迭興理亂興亡之相繼天下離合之機幅員分裂之迹瞭然在目或以天時而驗人事或以人事而驗天實實寓夫邵子皇極經世之遺意先生之智之慮可謂深且遠矣讀史者因是書興懷古今有所思索則博約有據統紀不紊如執權衡輕重自定如燃靈犀神怪畢呈不必尋行數墨臨其句讀然後得其要領也然則雖曰稽已往而不戾推方來而可通者無愧

矣繼今以往當經幾六甲也當歷幾世代也亨嘉幾也屯蒙幾也其所後者窮天地盡古今而是書之法當與之相續而無窮矣嗚呼先生識量之大講學之明蓋於是書窺其萬一云尔

弘文博士曹大虛榮親序

父母生子在襁褓摩其頂曰尔能長成慰我望乎既長出就傅撫其背曰尔能成就學業能承我家孝吾曹爭日夜祝之於心而禱諸神明人一譽之喜而忘寢食人一毀之憂而墜心膽此非由外鑠我也天性之真無一毫私僞間其間者予之於親

髫齔而在乳下則如入金城天府之內百害無所
畏雷霆過額而不慑水火當前而不恤至於夢寐
之閒百恠變遂而入懷中則自止子之於親倚賴
若是豈欲其斯須遠離膝下哉然親欲其子之成
立故割愛以付之外傅乎欲其立揚顯親故從師
遠遊遊齊魯適楚越亦所不辭父母之於子子之
於親交相期望而無所容其僞焉然賦命有疾徐
窮達有先後得為而親反不在親健而貧無以為
禮故子能得遂其所願親能得享其所望者千百
中之一二耳其在具慶之時能盡榮養之禮者此

誠無愧於天地快足於吾心矣吾友曹大虛氏釋
褐於甲午入翰林以經術選入弘文館晛侍經帷
優承 眷眷入歲以公輔期之歲己亥春贊禮典
請榮親于慶尚之金山郡公之雙親尚健其爲榮
亦極其至將行來辭於余請余言爲贐余曰大虛
氏其快矣哉大虛氏出禁苑道南鄕行邁悠悠及
乎家山入望桑梓鬱然入閭門則朋知聚觀童僕
欣迎闢戶閤拜庭下擧首而望之則雙顏在堂綵
然一笑退與弟妹寒暄旣畢繼陳酒漿談笑怡怡
和氣盈闔無何而鄕官以禮設公宴飣餖滿案水

陸交羅歌南陔奏白華其樂融融彩服蹁躚極其娛樂仰觀黃色浮于眉宇當此時庶幾償夙心而酬親願之萬一矣大大匽氏其快矣哉希孟早承庭訓雖不得大有所施十八而中進士試廿四而濫中文榜魁于時親年俱未踰六十希孟請以國法設榮親宴先正戴憖公性不喜紛華卻之再三希孟牢請不已戴憖敎曰有榮必有辱榮辱之柰禍福所由吾何咈吾性受尒榮哉固拒不受希孟竊自念言吾雖不得饔一席之懽親若享年有永豈榮養之無其路乎以此自慰及年三十五而陞堂

上親亦喜倒希孟亦以顯親爲慶不幸是年冬慈親見背翌年秋嚴君捐館佳城一曲雙塚纍纍向來榮養之念索然墜地而無所施其後二十餘年叨蒙 聖恩出入六卿祿足以養而不得養恩足以榮而不得榮時於五年之限例 賜掃除之暇及至墟墓松楸碍眼拜于神道之下宿草被墳白楊號風沃酒階前悲泪汪汪無復有聲容之可接追思難駐之親浪還易失之時寧不愧悔於心而抱終天之悲乎今雖以吾爵祿之全欲易大虛氏半日之樂容可得乎大虛氏之終能極其榮養有

不如吾者則固未可十也然大虛氏前途尚遠今
旣盡禮於初終爲五鼎三牲之養指日可待豈如
希孟計窮於此而無復有望哉昔寇萊公少時飛
鷹走狗大夫人性嚴擧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
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公每捫其痕而輒哭初爲
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大夫人不
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襚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
哉公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噫古往今來孰
不欲富貴而得養吾親哉富貴儻來而親苦不留
希孟所以揑冗長之語告大虛氏者誠欲鑑萊公

之悲懲希孟之慟益盡愛日之誠毋有所恨於後
日云是年仲夏上浣謹序

養花小錄序

天地氤氳化生萬物萬物之生莫不待養而成失
養而病此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職天地不敢
專其功造化不敢專其能者也一有大德之士生
逢九五展布所蘊則利澤加于時仁恩及於物舉
天下國家皆在吾所養之內卒至於天地位萬物
育其功化之極有未易言語形容者不幸時命不
偶道蘊於心而不達化止於家而不廣歛我大惠

屈而莫伸則或托於淺末之事而以寓夫全體大
用之妙斯乃士之不幸然亦推小以例大矣東陵
之好種瓜橐駝之善種樹不徒成其業亦足精其
理矣先兄仁齋先生才全德備人咸以公輔期之
卒未能行其志亦可謂斂惠莫施屈而不伸者矣
嘗著菁川養花小錄以寓微意其為書廣據古方
參以見聞辨燥濕之宜論蒔種之法隱然有彌綸
贊化之意非心通至道妙詣天機者不能也噫花
卉植物也非有智識之相感言語之相宣也然其
屈伸矯揉數榮頓挫在我而物莫能違不過順其

性而全其天耳向使天假之年移此手段陶甄一世則其仁恩利澤及人者廣矣豈但假養花之末事窮神化之妙用者哉公既下世之九年癸巳春訪其故園蕪穢不治花木禿缺徘徊顧瞻情不能舍遂搜得小錄遺稾附于世稾之末使後之觀者知公之德閎公之志庶幾有所感云

送俞修撰歸養序

咸陽爲郡介在智異衆山之間僻陋最甚景醇於甲子冬寓於䟽界星庄舍余方肄業思得一儒士與之講論時鄉學廢弛赴籍者不過數十人而其

為人率皆愚蒙孤陋之徒後二十七年甲午夏景醇遭養親服是年冬挈家南歸時一善金侯宗直為郡守鄉父老交口稱之曰使君尚文教文教大興傍近諸邑衣冠子弟贏粮而就學者無慮數十人而藝成應舉者十餘人中司馬試得正科者不下五六人賓興釋褐者若夏山曹公偉大虛氏高靈俞公好仁克己氏皆使君所陶鑄而雄文鉅筆馳譽南州者也景醇竊疑之玆邑天固荒之矣安能破之若此其易耶一日使君與所謂俞公克己氏偕來景醇出迎于座目其貌沉靜而簡默耳其

言暢達而若訥洒知非凡士而使君教養之功萬萬也遂相與定交憧憧往來徐觀其爲人則學問精博辭藻雄渾不規規於章爲之末而超然有薄榮利而崇道德者矣未幾克己氏以當補京職來辭因贈詩兼薦于四佳亭徐相國剛中曰四佳老于方延士一見清標定紀名景醇亦繼至于京服闋再忝 經幄之任克己氏已播譽都下爲斯文大手 上特賜暇讀書將以大用也旣而除弘文博士館中諸公咸服其大器未閱歲陞授副修撰克己氏有雙親在咸陽去京師數百餘里每歲春

秋辭職歸覲必賜暇給傳以遣一日具辭乞歸養
上義其志允之命銓曹待授傍近守令亦榮矣哉
於其歸請余為敘景醇竊惟孔子曰立身揚名以
顯父母孝之始也凡為人子者苟有可為之勢要
當佐明君興至治為世名相享千鍾之祿列五鼎
而食生足以致其養死足以盡其禮此人人之所
欲也然或有千里仕宦親不我將陟岵心切望雲
思悲徇私情則終無顯揚之期從仕宦則必闕滫
瀡之養然則如之何而可乎古人云事君日長事
親日短夫以苦短之日養易失難久之親孝子當

有所量輕重而處之者矣今克己氏秉可為之勢
曾不顧惜解紱南歸可謂審輕重之倫而處者矣
行當柿栗漫山粳稻盈疇銀魚正美玉粒初香掇
時新調甘旨有酒斯馨有肴斯錯舉而進之高堂
之上紅顏白髮尚強剛無恙食飲猶健退而與兒
曹餕其餘日復一日優游卒歲復有何樂可以敵
此也於斯時也雖誘之以千駟萬鍾之貴其肯以
此而易彼也哉彼其庭親老而苟仕徊徨不去者
寧不愧於心而額有泚乎噫世之享富貴功名者
外若無憂而內懷蓼莪之悲永抱終天之痛者幾

許人哉克己氏其快於心哉夫道人之善必推其淵源者明其本之所自也詳公出處之本末者盖亦歸美於一善金侯之能成其教也抑亦使天嶺子弟感公而益厲其志也公其行矣哉

送師舊上人序

君子之德洽人也深故人之悅之慕之也無古今存没之殊由其心悅而誠服故聞其名則景仰之見其跡則寶愛之至於交遊親炙者猶以為重是豈有所矯僞於其間哉吾兄仁齋公君子人也人無貴賤智愚一與交際則咸服其量嘖嘖道口不

能已及公下世朝中士大夫下逮里巷小民凡識
公面者莫不垂涕傷悼咸曰世無長者矣其服人
之深奚至於此歟歲戊子夏到興天弘一大師方
丈忽於語次有一穉兒古碑清真法子也見余若
有悽惋感慨之容既而語曰納見知於先兄仁齋
公仁齋愛納最重至手作山水圖以遺之納至今
收以爲寶噫無常迅速死生存亡之餘永失良友
其能免世情歟納見公髣髴有仁齋之容追思戀
慕情不自已願以仁齋公待納者待之則雖失仁
齋公得一仁齋公也因袖露詩卷空其顛丐余文

余感其言傷其意以謂凡人交於利者利盡則衰交於勢者勢去則離飜雲覆雨朝暮仇敵人情類此尚忍道之哉上人既離粘解縛斷割愛緣六親密眷尚且辭謝何況朋知今上人追慕先兄移愛於我至於此極先兄其有洽人之德歟何其動上人歟必有所自矣上人見齒於先兄亦不可謂無其源矣余自見背先兄孑然無依居常鬱陶思欲接音容而不可得則得見如上人識公面者則庶可慰懷矣於是誦鴒原詞一篇云鴒原迢忽兮闕音容縈荊花落兮春枝空鴈行中斷兮難重續撫

躬自憐兮傷心曲四海廣大兮人無窮惟我弟兄兮終難逢忽遇朋知兮感平生薄言叙舊兮滯先零上人聞已遂相與一慟請書以爲序

章齋先生詩集序

金宗直

世謂文章之與命不相爲謀故要妙之作多廢於山林羇旅之中達者則氣滿志得雖欲工不暇爲也余則以爲不然窮者而後加工雖信有之然公侯貴人之能者亦豈少哉其器宇之宏而天分之高金章赤紱若固有之者出言而金石自諧觸思而風雲自隨其仁義之弸鬯于中者自然泄之於

詩而不容掩也又焉有氣滿志得若細人處富貴者之爲也哉是故穆如之詠非關於羇旅紅藥之詠不在於山林燕許擅聲華之宗韓范富風雅之製如是者代不乏人焉雖吾東方之作者亦然高麗之盛衰表表名于世若金文烈公李文順公李大諫金員外益齋稼亭牧隱諸先生非宰樞則給舍也其未達者只世才林耆之數人而已以是言之益見達者之未嘗不工於詩也亨齋李先生生乎麗季長于名胄而能踔厲不群無書不讀閎乎中而肆乎外其爲詩文優游渾厚法律森嚴少處獨

世自鳴其胸中之蘊及我　聖神興運攀鱗附翼歷相四朝得施其經濟以紹祖烈所能以詩笙鏞一代嘗再奉使于皇朝抵燕薊涉江淮與聞人陸顒章謹輩唱和其都邑河山之巨麗禮樂文物之融修收拾涵蓄以盡天下之大觀達者而工於詩先生亦其人也然而先生務自韜晦平生所作人罕得見之先生歿後三十餘年余與先生之孫監察永蓁同官賃屋又比鄰相得甚驩成化乙酉春監察出守靈川將行也示余先生亂藁曰吾祖之功名事業銘之鐵券紀之青史者炳炳也而獨此

文章無傳焉吾以是懼將欲縮節官廩以圖繡梓子爲吾編之余辭不獲則遂分古律詩二百九十六篇彙爲四卷雜著三篇附錄于左又竄定先生手草年譜而弁其卷首因喟而言曰家有弊帚爲孝子慈孫者尚不忍棄之况此言語精華之不朽者乎况功名事業因是可以求其髣髴者乎君之子孫競欲克肖以不墜其裘之業者將不在玆歟宜亟梓行以傳於四方也

送金直長駿孫騏孫兄弟榮親請道序

士君子之悅親不一其道而科第其尤也自唐宋

以來閥材碩德之人奮起鄉曲表儀朝著功名事
業震輝當時垂于後世者率由是途焉當其 衣
博帶歌鹿鳴而來也藐然山澤之一男子耳及乎
入試蘭省臚傳螭階收聲名於一日荷恩寵於九
重異時為大夫為公為卿因之以馴全其父母之
懽欣抃舞自慶其英豪俊傑出於吾夫婦懷抱之
中此人情之所同者也而况冠多士而大魁聯天
倫而共甲斯則中國之與吾東方前後所未聞父
母之喜悅必出於尋常科第也萬萬非但一家之
慶實一鄉之榮也非但一鄉之榮實一國之光華

也金寧金氏兄弟乃首露王之遠裔而老先生前執義諱孟之子也自髫齔時承家庭之訓學問優深詞華警發元方季方難兄難弟爲儕輩所推服者有年矣壬寅秋我　殿下謁先王陵寢訖又涓吉具儀釋采于文宣王遂御明倫堂發策試士是時絲綸之降已久故四方紛袍雲集京師操紙筆立館下以數陳正統之論者不知其幾也越數日考官所選纔十一人而金氏子伯仲俱捷仲爲壯元而伯名在二等　上視其卷命挑上甲科是科也第一甲只二人而仲與伯獨占他人無與焉鴈

行挺秀錦標爭輝已聳動於四方之耳目而青雲
之路發軔甚亟仲拜司憲府監察伯拜尚衣院直
長噫天之所以餉吾老先生者何如是之厚也其
季素稱白眉之良令雖不利曾冠漢城之解額明
春大庭之對亦必為魁為副以嗣二兄藉使遲一
二歲可以持左契而待之然則金氏門閭之慶蓋
未艾也而我 殿下十有四年右文興學儲養人
材之實效於是乎發焉此豈止一家一鄉之榮光
而已耶歲之將臘兄弟謁告省覲于道州時方荒
饉凡科第歸榮者皆寢之至是 上特許二君開

宴于公堂以樂具慶且以及乎鄉黨父老夫子不云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二君旣得為衆人所不得為之事身已立矣名已揚矣父母已顯矣盍思所以報上之恩寵乎古人之自期者則曰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以之勉人者則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二君操履之純篤吾觀熟矣思齊古賢固當倍蓰乎昔奚待夫人之提撕奬勉哉宗直老矣孤危之蹤強顔竊祿凝川舊隱猿鶴見招倘得南還過道洲則當誦燕山靈椿丹桂之詩而為先生壽詩云

續東文選卷之十五

續東文選卷之十六

序

送鄭監察錫堅赴燕京序　金宗直

朝聘之使必有書狀書狀即古書記之任也苟非博洽通敏之材蓋難能焉我東方自高麗以來其爲任或輕或重趙宋時待我之隆亞於遼金使者及境及郊亭及館皇帝之勞問沓至錫宴內殿横賜御札輒用表狀而陳謝之又於公卿私覿館伴酬答若啓箚若詩騷往復不已是皆出於書記之手當人才全盛之時號能辨此者朴叅政寅亮金

文烈富軾數人外無聞焉逮至胡元以高麗比之內地設行省官寮時節貢獻雖依舊貫而賓接之禮實同他邦故爲書記者亦無所事於是士之蔑羞恥憎學術而利賞賜者率皆徼倖而冒行嗚呼中國失其輕重之權而使事如是之懸絕亦可以觀世變也皇明有天下制度一新綏遠之道上擬周室雖謹嚴於內外之辨而所以厚往薄來情文俱備其待國使悉酌乎中館谷恩賚旣以豊而不責其報謝之儀斯乃惡虛文之不足使外人感動而心服也昔陽村先生之入覲也太祖高皇帝使

之遊街應制而卒賜以宸章亦其一時顚倒鼓舞
之特恩耳自後列聖靡有隆殺其舊焉由是觀之
今之爲書記之任似亦輕也然而我 殿下享上
之誠無所不用其極一行使副必擇其人又況書
狀無爲檢察自上介至于舌人僕隷一切非違之
事皆可糾理雖無翰墨之責其任不旣重矣乎苟
膺是選不可昧昧然和光同塵以取笑於中朝士
大夫也較然矣南臺鄭子健甫君子人也今從千
秋使朴公楗騰裝告行於余遂摻袪而語之曰士
生偏方有至白首而不得躡王國之門見王國之

卿士焉今子翩翩然由王國而入天子之庭賀天
子之儲闈以近夫日月之耿光不可謂虛生一世
也不可謂不償弧矢之志也享錫與便蕃之寵而
無忝政文烈之勞子之榮幸為何如也雖然文物
之海鵷鷺之行如遇賞音者曰九州之外乃有斯
人也此乃余之所望於子者也國恤方棘不能以
杯酒相屬姑敘書記之重輕以為別

送金進士序

金君訢李氏之宅相也自其扶牀坐膝之時而鞠
之於其外家外翁之撫養也猶韓公之於嗣復忠

宣之於司馬旣長道之以問學而迄至于有成人見之皆知其無媿於二家之孫焉余畸乎世者也遂祿乎京師金君不以世人之待我者待之而責之以古人之事業眷焉相好遊從且熟今年余自南裔還朝金君已魁俊造入于大學又騰名於漢城之解額以父故退避南宫不與其試充乎其容儀之愈謙也洎乎其語言之愈巽也粹乎其中之愈淵邑也噫士別三日而刮目相對況吾與子離闊至於三年之久宜吾之目愈刮而心愈慕也梧桐墜露金飆橫空金君將促裝辭其嚴君往覲外

翁於榮川余携手而別曰子在此則有嚴君焉在彼則有外翁焉內以孜德於嚴君而外以承歡於外翁其樂爲如何也榮雖四五百里之地必忘其津渡之浩瀁嶺嶠之嶮巇以屬于基本之鎮也且子學問之功譬之水木焉其流之既導其實之將食不規規於青紫之得而名位央不相捨今陽元之到其閭也其爲李氏之尊屬豈無脩容而相慶者乎

永嘉連魁集序

文章小技也而詩賦尤文章之靡者也然而理性

情達風教鳴于當世而傳之無窮詩賦實有賴焉
苟非豪傑之才其孰能與於此豪傑之才世不乏
人而父子祖孫襲爓踵武以振發經綸之蘊以笙
鏞國家之盛者古今幾何人哉吾東方如牧隱雪
谷遁亭諸公父子俱有集可校數者誠難倒指而
永嘉權氏之家特與其一吁羨矣哉非惟文章耳
淡墨之榜世世不絕至于止齋所閑堂相繼大魁
桂林一枝崐山片玉翹楚藝苑輝映巖廊其平生
立朝大節與夫隆功偉績可頡頏于唐之蕭張宋
之王呂吁盛矣哉所閑之子叔強甫能世其業未

弱冠而擢巍科由鑾坡而入銀臺今為右承旨權
氏詩書之澤方將未艾可知也已叔強甫裒集祖
父之遺文釐為若干卷達城徐亞相題其上曰永
嘉連魁集宗直因得而讀之二公之詩體段格律
實根於陽村之規範而三世制作自成一家貫而
不傷於俚贍而不傷於夸或典實或沖澹二公不
相上下焉莊周云父不得傳之於子子不得受之
於父何二公父子之間若能傳之若能受之有出
於思索捉摸之外歟是其天趣之高學問之到各
極其品而命意造語精微暗合若或有傳之受之

殆難與衆人語者存乎其中吁二公者真所謂豪傑之才也方今 聖明在上文治大闡諸老遺稾往往徹于清讌是集亦嘗與高靈申文忠寧城崔文靖晉山姜文良陽城李文簡之作並傳而不朽也無疑矣千載之下孰敢以小技而易之哉

贈金都事 潤宗 詩序

成化紀元之六年我 殿下踐祚甫爾臨御 經筵日不暇給夏四月命公卿及館閣選三品以下侍講之人倣古集賢殿設負于藝文館非但備顧問於細氈之上而已凡製作辭命記注言動編摩

經籍一如集賢故事於是一善金之慶裕後為副
提學文城柳睠明仲為直提學西河任士洪而毅
為典翰檜原金季昌世蕃為應教月城崔敬止和
甫為副宣城盧公弼希亮缶溪洪貴達兼善為校
理伊西金克儉士廉為川鄭徽清卿為副余與齊
安崔淑精國華凝川孫比長永叔為修撰金君與
宜春南季瑩希正仁川蔡壽耆之為副十有五人
皆分番更直日承三接士林以比之登瀛洲焉是
歲之冬余以母老辭于朝得天嶺而南在郡聞館
號改稱弘文而一時之人多所遷擢金君亦出為

永安道都事及丙申春余秩滿還朝則在館中者兼善國華數人而已其秋余又得一善而南在官四年遭天之酷前年春服才闋不意衰朽餘喘復玷玉堂山林之志未能自勵遂以應教赴召而至則在館中皆後進之英也庚寅舊列裕後方位樞府希亮知奏者之憲長永叔典軍士膺宗正金君亦貳藥官而毅雖以罪廢家居往往亦可相晤也兼善持服于咸寧希正製錦于秋城而明仲世蕃和甫淸卿國華五人者登于鬼錄已久有時過其故宅但見墻敧屋隊蔓草盈除或易主而居者已

至三四矣悲夫人世之事一至斯耶當初被選之時十有五人者年齒有少長班資有高下學問心術亦容有不齊者然而自庚寅至于壬寅天道一周而其間一榮一辱一離一合一存一歿紛綸倏忽如有相推相激而然者茲豈人力也哉天也以已往而知來者之亦如是以一館而知百司之亦如是以今人而知昔賢之亦如是眞可愕而可慨也已今君與余道同志同闊於世亦同官位亦不甚相遠雖不能同處一館而供職之餘彼此相尋屬潤賡詩其辭為如何耶君一日示余赴賓幕時

諸公賮行之作要弁其端遂書所感于懷者而歸之

送李國耳赴京師序

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國有以觀其會通而能有所得者自周以來幾何人哉如吾夫子入周廟而志三緘之戒吳季札聽周樂而知文武之德於虖不可尚已後世如韓安國之殺梁王趙咨之荅魏文不過揣摩捭闔之術耳然忠於所事而折服大邦雖謂之海內豪傑之士可也吾東方邈在海外然箕子之後詩書之俗藹如也其在新羅唐太宗開

演信仁問之風謂為君子之國其在高麗金富軾
朴寅亮金覲李資諒之徒入宋以文雅迭鳴而人
稱小華閔漬鄭可臣亦見獎於元之世祖而益齋
先正大為中國士大夫之推重孰謂海外之奥區
而無其人哉曾青丹玕不獨産南越而騊駼驌驦
不獨畜於中原也久矣成化二十有二年秋八月
吾友李國耳氏以賀天子慶節為使介而首燕薊
朝中遊從之賢咸席于慕華館北奉酒巵以敍別
僕亦厠其末執盞以酢曰吾儕嘗以侯為天下之
士決以此行而卜之矣方今 天子聖明我 殿

下恪謹侯度君臣之間情志交孚不啻若周魯之親雖有韓趙之術無所於用況侯之素所抱負豈可與揣摩捭闔者同日道也忠信充積於中而英華盎於背面持此而往雖蠻貊可行況天子之廷乎況燕趙之人慕義好善乃其天性者乎侯平日攬益齋以上諸公之事業必有所服膺今啣命而往也其肯出於諸公之下耶由諸公之事業而上擬吾夫子洎延陵季子之觀也則其所得必深焉竣事東還以其所得者效之吾王以潤色裨贊於文明之盛治僕翹足以需矣

釋戒澄遊智異山序

西方之聖莫尊於牟尼東方之山莫高於頭流學佛者以牟尼爲標準則龍樹馬鳴達摩臨濟風斯下矣吾東方觀山者奚異於是金剛雄于東妙香雄于北九月雄于西及南登頭流則三雄之在眼底猶培塿然豈唯是也海内之恒岱衡華亦將退縮之不暇矣澄上人學牟尼者也少事德原君曙雖厮養有所不憚焉曉耽竺教落彩蒙伽梨徧叅名山戒行清高爲其道者爭慕之旣而自帶方遊頭流凌般若躡天王禮佛坐高臺訪仙青鶴洞今

則斂其瓶錫入奉天寺居焉焚香面壁而坐以求
見其師之所謂性者澄之意非但依歸於牟尼將
為其舊主拓福田壯津筏使之獲來世利益也澄
其亦忠矣哉余仲尼之徒也而愛山則與澄同三
雄皆在遼方不得往遊居常為念歲辛卯叨守天
嶺頭流在其南境一者與同志之士擺落簿領而
窮其巔焉頗懷仲尼小天下之志至今五年閒心
神夢寐未嘗不在天王峯安得如澄者與之續登
玆峯縱覽山川之融峙鯤鵬之變化日月之出沒
以重快夫方寸之欝欝也哉雖然澄之觀動自動

靜自靜余之觀因動而求靜因靜而求動動與靜元不相離非余與澄故爲異也兩師之道固如是余亦不知其所以然

申文忠公文集序

人之度量何其相遠也程伊川云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有天地之量斗筲之量固不足筭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加損苟非聖人孰能當之余則以爲江河固有滿溢之時豈宜與鍾鼎之量同日稱也鍾鼎雖大累斗斛則輒滿江河豈斗斛之

所能淋溢耶故惟大賢君子可以當江河之量矣泛觀古人當之者亦未易多得以今日所見則高靈申文忠公其庶幾乎公城府弘曠才識博洽通籍以來至居廟堂以其平日所蘊蓄者發而為經濟之用凡事物之來也迎幾應接左右酬酢人皆服其愈出而愈不窮而不能測識其涯際正如長江大河滔滔汩汩容受灌注雖衝風盪激秋水溶至亦不為之泛濫横流也其使日本也從容風濤之上如履平地其征北虜也堅臥矢石之間如在齋閤其視敵投孕婦於海中與夫為夜半移營之

謀者其量之大小爲如何哉非徒措諸事業者如是其爲文章皆本之仁義忠信優柔和暢卓犖恢閎不煩繩削而自有法度兩漢之要妙盛唐之雋永彷彿於風誦之餘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亦信其爲有德者之言此亦其江河之量弘涵演迤而遇風成文奇變百出非可以筆墨蹊逕而求之者也宗直窮鄉晩進始自槐院辱公之知公之註兵將說也叨濫屬官一日承稟於門屛公方與客飮一言延譽于四座所以開獎成就之恩何敢忘諸公歿之幾年我殿下思念舊臣徵其詩文公之

子吏曹判書浚今從子禮賓副正從濩編集爲若
干卷而進遂 命校書館用鑄字印布予因撫卷
而嘆曰公之勳德有不可以此盡者而公之氣槩
或可以此而得其萬一在世之日經邦論道丹青
王化胡可勝數而今者又以遺文上徹淸讌播之
四方公之存歿皆有光耀焉宗直嘗愧無么麽報
效於知待茲蒙見屬爲序竊以托名文字間爲幸
祗表公之曠度弘量以備他日索隱述贊之資云
尒

尹先生祥詩集序

經術之士劣於文章文章之士闇於經術世之人有是言也以余觀之不然文章者出於經術經術乃文章之根柢也譬之草木焉安有無根柢而柯葉之條鬯華實之穠秀者乎詩書六藝皆經術也詩書六藝之文卽其文章也苟能因其文而究其理精以察之優而游之理之與文融會於吾之胷中則其發而為言語詞賦自不期於工而工矣自古以文章鳴於時而傳後者如斯而已人徒見夫今之所謂經術者不過句讀訓詁之習耳今之所謂文章者不過雕篆組織之巧耳句讀訓詁奚以

議夫黼黻經緯之文雕篆組織豈能與乎性理道德之學於是乎遂歧經術文章為二致而疑其不相為用嗚呼其見亦淺矣居今之世有能踔厲振作拔乎流俗上探孔孟之閫奧而優入作者之域者豈無其人也無其人則已如有之世人所云不亦誣一世之賢也哉故某官襄陽尹先生乃吾所謂其人也先生資禀純篤學問該通其於義理之精微多有所自得故能奮興於鄉曲而羽儀於朝著處胄監前後二十餘年提撕誘掖至老不倦當時之達官聞人皆出其門師道尊嚴陽村以後一

入而已爲文章雖出於緒餘而平易簡當乍見若質俚而細玩之綽有趣味皆自六經中流湊而成同時據皐比如金樞府末金司成泮金文長鈞經術則可謂流亞而文章則不能與之爭衡焉先生眞所謂有兼人之德之才者也其平生所作不爲少然而旋作旋棄不畜一紙先生之子前軍威縣監李殷余之同年進士也僅收拾於散逸之餘得若干篇錄爲一帙要弁其端余曰先生之歿雖久而至今東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其所口授弟子經書精粹之語自縉紳學士以至韋布之徒無不筆

之於書而傳誦作人之盛太史氏又紀諸汗竹不一再焉事業炳炳足昭來世今此殘篇斷簡雖不傳庸何傷然父母之遺物雖巾屨佩觿爲子者尚欲謹藏而保護之況詩文者出於親之肺腸成於親之咳唾者乎宜君之拳拳於收錄以貽子孫於無窮也余亦私淑人也敢不樂爲之書

送權應敎支卿奉使對馬島序　洪貴達

或問於涵虛子曰事孰難曰使事難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詩三百而苟能誦之其得固已多矣亦何所爲而不可

哉猶且云爾者蓋重其事而難其人也曰何如斯
可謂使乎曰學識富而氣節毅局量弘夫如是然
後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矣蓋識少則眩於事體
而或失言於人氣乏則有所疑懼而或失色於人
量俠則易生喜怒而幾事害成所以使事難也曰
如古之何人然後可乎曰使匈奴者漢有蘇子卿
使契丹者宋有富彥國觀其動作言語之間而其
中之所存者可知故能不受屈於虜廷及其無事
且還漢節猶在手也宋幣不加前也斯真使乎若
春秋列國之使交午於四方接迹於王朝或以貨

賄或以智詐先自失其道故其所以待遇之者至以容貌舉止高低俯仰之間而擬其吉凶成敗或以調笑戲侮之故而構釁興兵亦何足觀也或曰如子之言子亦可以為良使矣何子之昔充朝天使而謬授文字于禮部及歸被譴責於朝貽譏笑於朋儕乎涵虛子哂而不荅客亦笑而去粤弘治六年島夷之來居我邊者有與邊民爭小利頗不遜勢須下諭島酋使知其非服其辜然後止而朝廷難其使 上敎若曰必擇文臣之有識量知國家大體者遣之於是弘文館副應敎永嘉權公支

卿實胥其選君子曰稱也以涵虛子夙有通家之好求一言以行噫予則嘗奉使獲譴者也將自救不暇何暇贈人言乎雖然厚望不可孤姑書或人問荅之辭以甗之

送曹大虛赴京詩序

秋七月朏令 天子萬壽節也粤弘治十一年夏我 殿下簡廷臣好禮而篤敬者得曹侯大虛氏爲進賀使將行或有問於涵虛子曰身泰山之登者何更登山目滄海之觀者又何觀水胷天地之呑者何事遠遊今夫器宇之廓大識量之洪涵文

章之富艶如曹侯者雖不出户庭固已泰山滄海
其高深九州四海其廣大又何必屈子之賦司馬
子長之遊乎予曰噫是不然君子之道近自咫尺
尋丈之間遠而至於天地之無窮其小無內其大
無外固不可以淺識謏聞而臆料之也曹侯之器
人皆知其極大以遠無復有加然侯之志則不然
方且進進不已為文章非三代兩漢不居其相道
以臯夔稷契為準餘子有不數致君必堯舜五霸
羞稱蓋其不至不止直斃而後已者也其肯局於
一方安於坐井乎況我 殿下 事大之誠 皇朝

眷遇之隆而朝聘使節詎容尋常行輩為乎則候
雖欲不行得乎燕京即禹貢冀州之域唐堯虞舜
氏之舊都而　皇明禮樂文物之盛超軼百王當
時都俞揖遜氣像猶存人物交際之間想當與夔
龍元凱之儔接武比諸春秋列國大夫規規入周
之庭者所得孰多孰少燕昭之金臺周宣之石鼓
昌黎之山斗孤竹之清風莫不徙倚摩挲瞻仰咨
嗟乃若禄山之橋丁仙之表亦皆品古興懷發於
性情形於諷詠其所得又豈不萬萬哉挈而東歸
有以奉前席之對賡明良勑天之歌陶鑄唐虞之

盛治端在此舉矣而子之不顧行何也或者笑曰子之言是也相與飲之酒而侑其行遂書其言以為序弁于郡王之顛

風騷軌範序

成俔

樹木者必培其根本根本既固則柯條自然鬯茂而敷翠導川者必浚其淵源淵源既開則支派自然旁達而無礙不然則無根之木必枯而無源之水必絕能喻此理可以知學詩之道矣夫古詩譬之水木則根本淵源也而律乃柯條支派也詩三百篇邈乎不可尚已漢蘇子卿李少卿始製五字

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繼而振之王仲宣劉公幹之徒從而羽翼之自是厥後作者繼出歷魏晉宋齊隨唐極矣當是時也去古未遠元氣尚全故其詞雄渾雅健不務規矱至唐又制律詩媲黃配白併儷對偶競趨繩尺華藻盛而句律踈鍛鍊精而情性逸氣局狹而音節促淆淳散朴斲喪元氣而日趨乎萎薾大抵自古而學律易自律而學古難如枝葉不能庇根本支派不能當源流也我國詩道大成而代不乏人然皆知律而不知古其間雖有能之者未免有對偶之病而無縱橫捭闔之

氣以嫫母之資而效西子之顰實今日之痼疾而不能醫者也余甞在玉堂極論斯弊同列亦以為然曰律詩則有瀛奎律髓絶句則有聯珠詩格而獨無古體所裒之集其可乎於是登天祿閣抽金匱萬卷書自漢魏至于元季搜抉無遺擇其可為楷範者若干首分為前後集前集十六卷以體編之欲使人知其體制後集二十九卷以類分之欲使人從其類而用之譬如適清廟者見朱絃疏越三嘆而有遺音大羹玄酒澹泊而有至味夏爵殷卣貴重而無紛飾之修足以鼓其氣養其脉昌其

辭以造乎淵弘博大之域然後始可與論古之風美所與同撰者叔強于珍君節國耳大虛次韶而余之擧鑾東来遂鍥于梓焉

月山大君詩集序

文孝公卒之明年 上命裒聚遺詩爲集命臣爲序弁其首臣竊惟養珍木者得寸根必壅之以壤灌之以水暖之以日然後得遂且茂所托者淺故必用人力而扶植之也其生於深山大壑之中者不賴栽培灌暖而自然枝葉敷暢卒至上摽青雲而不見其巔此無他其托根深而元氣厚也人之

有才者亦猶是爾凡人之為學者孳孳矻矻勞心
怵慮飽憂患而費功夫然後得發為文雕琢務奇
而其氣像未免有淺近之病王公鉅人則不然居
移氣而養移體所處高而所見大不務學而自裕
不鍊業而自精恢恢然有餘力而其功易就然文
章之名多出於窮困而不出於紈綺者非窮困之
獨工而紈綺之獨不能也汨於富貴繁華之樂而
不暇為也漢興河間獻王德修德好古邀四方道
術之士與之講論又奉對策於三雍之宮東平王
蒼少好經書為文典雅所作書記賦頌歌詩為當

時儒士之所錄其文章事業皆爲兩漢之冠然好
名矜夸之累識者譏之公以宗室之冑肺腑至親
禮義檢身動遵繩墨斥去紛奢務要儉約謝絶賓
客潛心墳典發爲詩文隨意輒占令觀是集大篇
舂容短韻雅健不勞埏埴而陶範自成不要斤斵
而規矱允合不黜雌黃而文采爛發不費銜勒而
跬步不窘其清深醞籍一無紈綺之習而蕭然有
出塵之標自非見理之明寫物之精何以至此雖
老儒大手有名於文苑者莫能攀而倫之則彼河
間東平之儔奚足比肩而擬議之耶世之身叨富

貴目不知書而心中所存者寡焉則年雖多而道則夭公則學問富於一己而文雅擅乎一代敷施煥發身雖亡而不亡者存則雖曰夭於天年而道則未嘗未壽上以黼黻邦家下以資民歌詠作爲雅須彪弸琅炳垂青史而不墜則其膾炙後人之口豈淺淺乎哉

樂學軌範序

樂也者出於天而寓於人發於虛而成於自然所以使人心感而動盪血脉流通而精神怡悅也因所感之不同而聲亦不同其喜心感者發而散怒

心感者粗而厲哀心感者噍而殺樂心感者嘽而緩能合其聲之不同而一之者在君上導之如何耳所導有邪正之殊而俗之隆替係焉此樂之道所以大關於治化者也論五帝之樂則莫盛於唐虞而專委后夔之贊襄論三王之樂則莫備於成周而一任周公之制作其當時施設之方盡見於典謨周禮之書是皆先禮樂而後刑罰以興教化故有四方風動之效有四十年刑措之隆自世教衰漓淳散朴專以刑罰輔治貴治獄之吏賤禮樂之士所謂先王之樂蕩盡無餘而所尚者皆荒淫

淫靡之風流而為鄭衛桑濮之音散而為陳楚巫覡之俗卒至亂轍相繼而淪胥以亡雖以萇弘師曠之聰季札仲尼之盛而不能救也漢興叔孫通收拾於灰燼之餘僅得成儀然於樂則因秦之舊只撰朝章未能該括本源是故文帝有未遑之語武帝雖有志而所覽者非其人延年製房中之詞而終致燕昵之私京房創六十之律而未免附會之說至如晉之荀勗張華陳隋之鄭澤牛弘唐之祖孝孫宋之和峴陳暘莫不代有其人以制其樂然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徒揣其末而不務其本

是矣足與語樂道之妙哉惟蔡元定之書深得律呂之源可謂知其本矣然未能布爪指而諧聲律是猶抱鋤耒而未諳耕耘之術也由茲以觀樂非自成因人而成樂非自敗因人而敗咸英韶濩之音人皆賢之者時世雍和也非樂之功也玉樹後庭花霓裳羽衣曲人皆惡之者時君放蕩也非樂之罪也惟我大東自三韓鼎峙以來國皆有樂然樂器未備聲音多缺雜於東蘇鄙俚之作孰有釐正之者至高麗中葉宋帝錫太常之樂至我朝大明錫御府之藏由是磬管笙竽琴瑟之器又備矣

恭惟 世宗大王以天縱之聖精於音律欲洗從前之陋習巨黍生於海州彩石產於南陽是天敷和氣於東方授大有爲之君以新制作也於是取黍定律取石作磬又作樂腔因腔作譜以審節奏之疾舒當時掌樂者只朴堧一人然堧之所得止茸耳豈有裨於聖筭之萬一不過贊助而已 世祖大王尤精於樂多製歌曲又能撰定禮樂以薦於廟其作成之方適追先志而爲之顧其時無贊助之者是可歎也 今我 殿下以聖繼聖仰遵成憲發前聖所未發興禮樂於太平此其時矣樂院

所藏儀軌及譜年久斷爛其幸存者亦皆疎略訛
謬事多遺闕爰命武靈君臣柳子光暨臣俔與主
簿申末平典樂臣朴䃁臣金福根等更加讎校先
言作律之原次言用律之方夫樂器儀物形體造
作之事舞蹈綴兆進退之節無不備載書成名曰
樂學軌範臣竊惟夫五音十二律樂之本也物生
有情情發爲音音有五而分配於五行因營之長
短而有聲之清濁律有十二而分配於十二月音
與律相協上下損益而其用無窮以寓於八音之
器莫不皆然歌所以永言而和於律舞所以行八

風而成其節是皆取法乎天也非經營於私智也得天地之中和則正而獲其所如或失其中和則人心淫溢而趣邪於是二變得以耗其真四清得以奪其本而君民事物之本亂矣然聲之有變清猶飲食之醎淡不可專用大羹玄酒之味使正聲常為之主而能得以制變不悖中和之氣則可也我國之樂有三曰雅曰唐曰鄉有用於祭祀者有奏於朝會宴饗者有習於鄉黨俚語者其大要不過七均十二律之用也夫才之能否不一故其知樂有難有易妙於手者或迷於節能於節者或失

其原知一隅者雖多而能兼該眈暢者蓋寡甚矣樂之為難也好音過耳而便滅咸則無迹猶影之有形而聚無形而散也苟能有譜則可知緩急有圖則可辨形器有籍則可知施措之方此臣等所以不揆鄙拙而撰之也

濡溪詩集序

詩難言也言詩者論氣不論理非也氣以行於外理以守諸内守諸内者不固則未免泛駕而詭遇詩以理為貴也善為詩者悟於理故能不失根本苟失根本雖豪蕩濃艷雕鎪萬狀而不可謂之詩

也自麗季至國朝詩之名家非一而能悟其理者
蓋寡故平者失於野豪者失於縟奇者失於儉巧
者失於碎俗習牟至於委靡而不回吁此則詩之
不幸也俞侯克己氏金闉彥士也小時學詩於佔
畢先生先生以詩鳴於世縉紳之士攀附而席餘
光者無限余亦與先生相友善每聞先生之論人
以侯爲奇才其後余入鑾坡與侯相從非一日耳
其言而咀其詩其詩深悟於理而自得故篇篇有
範句句有警米盐醞藉不落世之窠臼譬如秋山
多骨小肉奇峭無窮而草木亦與之堅實其得雅

頌之遺音歟昔鉅鹿侯芭從楊雄受大玄法言劉歆見其書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嚴尤謂桓譚曰雄書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凡人貴遠而賤近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自雄没至今四十餘年而其書始行當其時雄未甚顯而人未甚貴之也所從學者惟芭所歎服者惟譚然猶流波遠暨而不泯況今侯詩佔畢之所稱成廟之所深許而膾炙於衆口其不覆醬瓿也明矣所謂詩能窮人者不過知於世主泯滅其跡耳侯則際會文明得遇聖君而猶不遑信乎詩之能窮人也

侯之職位事跡不得垂於青史而所可傳者惟詩耳其可不編而壽諸梓歟見侯之蒿慨然抆淚而題之

富林君詩集序

詩豈易言哉詩者出於心而形於言言之精華也觀其言之所發而可知其人之所蘊大抵達而在上者其辭平易而長於紈綺者其辭淫艶窮人之無所遇於世者其辭哀怨險僻嘗觀於水夫安流無濤冲瀜演迤其深無窮而不可測其或遇驚飈觸崖礫哮吼奮激而不能止安流是水之本性而

奮激豈水之性乎特値其不平而爲之變耳騷人之詩亦猶是然世人不樂其平而樂其不平何歟盖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也國家以淳厖渾厚之德出治而文治夐超古昔名一才一藝者皆出爲世用而在下無憂憤哀怨之者雖紈綺富貴之家皆以詩書爲事風月亭以宗室之長風流文雅擅一時公與之比肩酬唱篇什騰播入口其爲詩和易平澹典實醞籍無浮誇淫艶之態傳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公其得詩之敎也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公其有德者也歟余嘗目公之風

資王樹眉目如畫其時欲侍談麈而不能得今詩之語亦如貌之無疵而其德之在內者從可知矣使之天假之年進而不已必能作為雅頌以鳴國家之盛而中道夭歿不得盡展其才惜哉今因令胤之請猥以蕪辭贊其才德之美而寓余傷悼之意云

送琳上人遊智異山序

天高氣清秋禾滿郊上人之行亦良吉矣上人以出世間人學大雄氏法鄙夷塵寰將振錫南遊以窮眼界之所能及誰不仰其高躅哉如我陳人者

聞之如鸞鳩之慕大鵬自服嶺南之壯也問其所
向則將八頭流山頭流之源其來遠矣白頭巨嶽
在北虜之地其支股馳騖連亘東界一面為鐵嶺
為楸嶺又鍾鞅韃山為五臺山為太白山又西折
為竹島二嶺南蟠直到南海者即頭流也其勢將
斷之處奇偉淸淑之氣扶輿磅礴蓄而不洩故山
之峯巒秀拔草樹芳蕤仙人釋子繕性於其中人
欲見之而不可得見者多有焉余嘗南行過咸晉
兩邑之境有山高大半露雲間者即山之天王峯
問諸鄕卒相距甚邇聞其說則崔孤雲所書大字

宛然刻在岩間余心樂之而驅騎倥急無暇往訪至今遺恨焉孤雲我國文詞之祖雖奴隷皆知其名而慕之況上人乎上人之歸心孤雲之心學孤雲之學遊孤雲之遊雖巾服形貌之不同而其所同者固有在也孔明王者之佐淵明遊逸之士而直以意氣而傾慕焉況所居之地所行之處而親履之者其傾慕何如哉余慕頭流者也慕孤雲者也慕上人之遊而不能從者也於其行不及他語而以心中所懷者書而贈之

琉球永福禪寺八景詩序

權健

東南有國若日本氏琉球氏皆在鯨濤蜃里之外
與我國疆域遼絶資木道往來通好前後相望琉
球氏尤遠或不能自達則託諸日本氏之使以致
殷勤者屢矣今庚子夏日本釋宗上入將琉球氏
之命而來款 殿下嘉其義命攸司郊勞館穀加
等焉其爲人也端潔有道氣字畫詩律俱有可觀
及其完事將還也出琉球永福禪寺八景詩以示
乃南浦之所述而程文達之所求和也余惟不入
其國而問其俗君子猶謂之瞽況不履其地而賦
其景乎雖同字內而匏繫於青丘則望琉球不啻

若燕南越北而未嘗一寓目焉安知其山其寺之清奇其水其丘之為晴麗乎然南浦之詩冲寂清婉描畫永福奇勝殆盡一披其詩口誦而心想之所謂八景者已森羅於方寸中怳然如坐月軒矚江路酌橘井聽晨鍾樵歌載路松濤咽耳覺爽籟生齒頰間又何必踏奇石而覩送迎於其間而後有所為耶輒略引卷弁而續而和之者若干人共一軸付諸宗上人之行橐俾傳文達文達將以為何如而其亦將有以知哉　國禮樂文物之繁交鄰懷遠之道文士之盛制作之工而益知敦睦之

好不廢聘貢之禮乎聞琉球氏頗尚文敎其間豈無一二能言詩者乎然不以是自足而求和於我者豈無謂耶若琉球氏一國向慕我風義繼而請詩者雖千百人余敢有辭乎成化十六年秋七月上澣某官某敍八景則萬松山綠江路送客橋樵歌谷潮月軒隣寺鍾青橋井奇石徑

月山大君詩集序　申從濩

文孝公不幸早世我　殿下特鍾天倫之痛凡可以塞悲之事無所不用其極又　命取平生所著詩若干篇序而傳之欲其昭垂於無窮也至矣夫

天地無有終極也人之死生壽夭於其間者雖有
脩短遲速之不齊其視天地之無有終窮特一瞬
耳人為萬物之靈一朝奄然與草木禽獸同歸於
泯滅而無聞豈不可哀也哉是故古之君子或立
德或立功或立言因吾心思才力之所及以為不
朽之計使後世聞其名莫不欽慕永嘆如接其儀
容如聆其聲音相與周旋俯仰於几席之間不知
為異世之人雖謂之窮天地亘萬世不亡可也然
則一時之脩短有不足校矣若文孝公可謂立言
之君子乎公天稟至高雖生長富貴不為紈綺所

移於聲色紛華澹如也左右圖書沉潛道腴所著
文章簡古尤用力於詩其詩清而不至於寒淡而
不至於枯天球不琢而溫粹之色難掩朱絃不練
而太古之音自在置諸陶謝韓柳之行不知孰先
而孰後耶雖然讀公之詩但求之於音響節奏之
間言語文字之末而曰我能盡之則豈真知公之
詩旨者哉蓋三百篇雖曰懲感之不同其所以扶
世教厚民彝則一也詩亡久矣漢謠魏什以至齊
梁之玉臺唐宋之西崑江湖紛紛代作莫不疲精
極力於翰墨之間而究其意味則皆無補之空言

詩道之厄極矣文孝公以 天屬之尊昵承 睿渥陪侍筆硯揮掃珠璣譬如奎璧之交光璿簫之迭奏一字一語無非所以形容 殿下友愛之篤使後之讀者深有味焉則不油然而興起乎然則其於世教民彝也豈小補哉言之精者莫尚詩而其詩又足以扶世教厚民彝則公之所立爲何如哉不朽於無窮也決矣又何悲謹序

送金季雲赴忠淸幕下序　　金勘

盆城金季雲爲平安道都事以遠桑梓請於朝移拜忠淸將行余亟往別焉季雲曰與相知別皆予

其有以贈我余曰觀察使專制方面擅黜陟之權而都事佐觀察使者也爲一路首領事無纖鉅皆關決焉官卑而任重選髙而責備子今往矣願聞子之志李雲曰或有言於余者曰都事所以連上而接下者也吾無取於此余曰或者言亦有理雖吾言不過是矣在吾子之折衷耳夫都事秩五品班視縣令而觀察使殿最注考都事得以論列守令賢否得失五品班視縣令則自郡守而上其勢位宜若不可扳援而與相接也殿最注考得以論列守令賢否得失則其權亞於觀察使自州牧而

下宜不敢與之抗禮也由是觀之雖謂之連上而接下可也朝廷雖每重親民之寄內而庶官百執事且不能盡得其才況下郡僻縣豈皆循良之吏哉仕官多途或由吏蔭或由吏胥癡椽聾丞間紆章綬而今之人大抵貴前代而卑當世夫以卑當世之心挾不敢抗禮之勢佐觀察使居黜陟之地擧而加之非循良之吏譬如駑駘伏轅王良造父執策而臨之豈不悶然思易其服乎馬亦知王良造父之不吾駿也騣驓駊騀騄步不執則終無望於逢燕趙之會矣駿良駃騠求之今世安可多得

要之策駑以希驥耳雖然都事與觀察使合則得不合則不得不得則文書行占位署唯謹而已焉曹之對拄笏之荅徒使人捧腹矣吾子博學積文擢巍科歷清班譜嘗世故練達時事直欲肩古人行事持是而往為入幕之賓吾猶稱屈焉尚可煩以言乎矧又得梅溪曹相國為主人吾知甘棠陰繁列郡澄清南州風月從今不得閑矣姑廣或者之言以為君別為吾賀得賢從事於相國行縣到堤邑幸報子沉無恙

送崔至果序　金馹孫

近世人才視古為盛國家取才得於湖嶺二南為多湖嶺實國家人才之府庫也吾友崔倬卿氏湖南人也歲癸卯計偕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京師文學優贍詞藻警發一舉通籍歸為親榮也而連喪二親痛毒六期之餘由館薦拜殿中裏行隨正使朝燕人多想望其風標謂其還也必踐歷臺閣供奉侍從為清朝之彦也既還一夕除目出則監于果縣矣崔之朋友相唁且惜莫知其故事請望之士出外者非有旨特授則親老自乞便養也倬卿親俱喪則非自乞也又無中旨宜朋友之唁且

惜也抑古之用士者必先試於州縣以觀其能而進之吾烏知其宰物者欲先試倬卿於此耶漢循吏以治行第一入爲公卿者相望又烏知倬卿此行乃他日大設之資耶然倬卿豈宜以此增損其本分哉武城絃誦者不求當時之譽單父鳴琴者豈要他人之名素其位盡吾心焉以臨其民可也王果湖南屬也倬卿蒞焉其桑梓近時得異味節物思親之不得將有不堪者矣以不堪之心臨一邑之孤獨其政必不忍矣其行也設席於郭東門外酌倬卿而告之曰官有大小而心無大小職有

內外而心無内外世有以大小内外而置榮辱屈伸於其心者非知道者也夫宰物者之用人如造物之賦物流布品類各有命焉知造物之情則於榮辱屈伸之來吾有以待之外物舉不足累吾方寸然後能安若命無往而不自得矣座有人起而言曰造物從前是多猜小兒其情不可知又烏用知其情而後理吾心出治哉予不應遂與倬卿别

送李評事子伯序

吾同年友鐵城李君子伯比持服纔外除執政者即補子伯朔方幕僚之鈌子伯以其大夫人在堂

餘日苦短欲申己志自乞而又為其所格鬱鬱不
得志將赴纛覲其王母於嶺南逾還向東北特蒙
上許其行也其朋友追而送之江之滸嘆子伯之
賢宜處侍從諫爭之地而遠屈外閫為公私交惜
咸刺刺焉季雲笑而告子伯曰以壯遊而言弧矢
無定由性命而觀往來有數較事業則文武無分
別視君親則恩義有輕重夫天下至廣此心至大
而身繫一方此中山川尚未遍觀吾焉為匏瓜也
哉過海之句已吟於冦忠愍未相之前犂母之拜
已夢於胡澹菴未疏之先浮生世事自有前定不

可逃也中唐騷人莫不佐幕盛宋眞儒皆能談兵射不穿札亦能制勝修齋誦經者非獨無策耳親生我身而責之君君制我命而進退有義戰陣無勇以為非孝則男兒事親豈全在晨昏堂塾之間哉朝廷於此狄撫馭謹嚴主客形勢兵民利病揣摩籌畫而補主帥之不逮一面重責君得自任矣青油幕下橫槊吐虹黃雲塞上解甲晏眠使朝廷無北顧之憂然後瓜時受代歸報倚門翩翩綵衣得蒼巓之一破可矣吾觀子伯風樹餘懷恤恤乎若無所適而又有將母之諗故序以告之又賦滿

江紅一闋侑別詞曰
畫戟森在眼正宜韋筆收拾江山風土奚囊裏括萬里從軍天有意幢巾城上春雲結望白山黑水弔興亡詩幾一盞酒三年別楊柳條無情綠對晚湖握手西陽易夕白日長安回首杳先春嶺上流遐矚訪舊遊朋伴隔暮雲空相憶

感舊遊賦後序

中國有人外國未嘗不知之也宋史稱高麗使問楊龜山先生無恙否此其驗也今國使項背相望而不得有聞何耶濂洛一派自仁山東陽以來雖

學有淺深固未嘗絶也豈有之而國人之往心有所外馳不遑問耶僕昔年到京師切切求有道之士而一解陋方之惑年未見忽忽將還因伴送劉鉞得禮部程員外愈求學焉程以手撰集注小學及晦翁書一帖與之觀其序述抑其人也僕初不知程深淺試質俚語而持小學相與以付范公勸張載中庸不許談兵之意也然未承一日之雅忩忩反國小學一書僕不自私旋即刊布國中學者皆獲程惠矣程今已遷郎中或别為他義官矣君歸當問之又得順天府學士周銓其人循循可愛

博學善吟詩僕觧佩刀爲贈周以數件圖書報焉
周道李翰林東陽文望高世欲介周而一拜廻期
已迫未能焉君當爲我尋周而謝焉家在崇文門
外周亦不終屈者大抵中朝之在位者嫌於外交
在野者非卒卒道路街市上所易尋我雖求道之
切彼之際接甚阻勢合然也自古文學道德之士
多出於伊洛江浙之地燕乃一塞之地也宜無所
見然京師四方之都會列於上者必多有其人只
恨視爲鄙夫也聖賢之道布在方策無内外之殊
不待人而可舉然師友淵源豈可謂無助前代帝

王度廓無外四夷子弟皆許入學國人前後所得於中原文獻亦多惜乎今不然也子之此行求道而止耳求之以誠必有所益

晋陽修禊序

蘭亭修禊謝安石王右軍等四十二人洛陽耆英文彥博司馬公等十二人今我同契二十餘人多於洛會少於蘭亭風流文雅德業名望雖媿於蘭亭之群賢洛陽之諸君子而秉朝野之無事趂湖山之清遊則固亦有焉盖王謝文馬初非高蹈於物外皆有職事於當世地勝人賢志同趣合相與

成其義而傳諸後耳凡契中人皆四方之士或仕於朝或分符於嶺外或郡或縣大而牧畢而抱關冷而廣文之官不計崇庳不論年齒雖非晉宋之故而相好而忘年不至於挾貴則自今而作古也其間前官去而後官來交承繼好莫非同時也而講信於一時則欲久於異日從事於宴遊則欲保於吉凶立其條約而錄其姓名自不能已也於是以晉陽為洛陽矗石為蘭亭其會也無非事者必因簿書之期其樂也非敢廢事昇平多暇亦上之賜也而人事離合俛仰陳迹必不能無憾於十年

之後美牧使慶公大素主其務而令季雲序之

續東文選卷之十六